

爱的困惑

● 邹海岗 著

NANHAI PUBLISHING COY.



● 南海出版公司 ●

爱的困惑

邹海岗 著

琼新登字 01 号

爱的困惑

作 者 邹海岗

责任编辑 宋亦工

装帧设计 杨 林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天津市静一胶印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65 千字

1992 年 3 月第 1 版 199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80570-641-7 / I · 201

定价: 4.80 元

目 录

爱的困惑	(1)
西玉林之夜	(20)
遥远的雪野	(37)
密林深情	(54)
背叛的惩罚	(67)
寒夜里的呼唤	(81)
永不分离	(93)
我的朋友亮之死	(126)
暖泉水 生命水	(173)

爱的困惑

我到北大荒那年，还差2个月零9天就正好16周岁……

二黑揍了我一拳

二黑真好，什么事都帮着我护着我。他比我大两岁，我就叫他大哥……我妈就给我生了个姐姐，二黑要是我的亲哥哥那该多好！

这天天气真好，阳光灿灿的，天空蓝蓝的，前边漫漫山坡上的菜地一清二楚，山下蜿蜒流淌的小溪亮得就像一条银带……我一高兴，就放开嗓子唱起“蓝蓝的天上白云飘……”二黑轻轻勾了我后脑壳一下，笑着说：“这傻小子！”

上了坡，就是瓜地。瓜地四周种了密密的老玉米，地头还搭了窝棚。

“别唱了！”二黑捅了我一下。

“怕什么！”我用手背敲敲二黑腰部。

“也别给人家找麻烦！”二黑一边解释，一边瞅瞅窝棚那边，然后拨开玉米棵子往瓜地钻。

我也学着二黑的样子，蹑手蹑脚拨开玉米棵子，那玉米叶子毫不客气地抽打在我的脸上、手臂上，锋利的叶边划得我皮肤麻酥酥的疼痛。

“接着！”二黑伏在地边低声喝道。

我惊喜地接过一个又圆又黑的西瓜。

“接着！”

“接着！”

一会儿，我脚下就躺了四五个圆溜溜的家伙。

“够了吧？”二黑扭回头问我。

“再……”我手一扬，意思是多多益善，可话还没说出口，就听到不远处一声闷声闷气的狗嗥。

“快跑！”二黑飞快地转过身，拉了我一把，抄起地上的两个瓜就往回跑。

我一见不妙，也抄起地上的两个瓜，低着头跟在二黑后面就扎进玉米地，也顾不得老玉米劈劈啪啪打在身上脸上。

一冲出玉米地，眼前豁然开朗，只见二黑跑得贼快，都快冲到小溪边了。我心里一阵发慌，身后，狗吠和“站住”的呼喊越来越近……

“大哥！”我呼喊着重黑，顺着倾斜的山坡道低一脚高一脚地往下冲。忽然我觉得被什么绊了一下，只听“嘶啦”一声，然后我就扑倒在地上，怀里的两个西瓜被摔成了七八瓣。

我翻身坐起来，只见身前蹲着一只伸出长舌头的大黄狗，再低下头一看，裤腿被撕开一个大口子。

“你怎么偷瓜？”接着，向明就气急败坏地冲到了我面

前。

“谁偷了？”我哇地大哭起来——我摔得并不痛，就是心里窝囊得要命。

“这是什么？”向明捡起一块地上的西瓜，心痛地对我嚷。

“嘿，别冲我兄弟嚷嚷！”不知哪时二黑又返了回来，两手各掂着一个西瓜，眯着眼睛睨着向明。

“看你们干的好事！”向明咬牙切齿地说，仿佛我们掏了他的心肝五脏。

“我想给我兄弟改善改善……”二黑傲慢不逊地说，然后把一个瓜夹在胳膊窝里，用空着的手把我一把拉起。

“那你就偷瓜？”向明挥着手叫唤。

“废话！”二黑毫不相让，“除了馒头，就是萝卜、海带汤，人家还是孩子哪！”二黑指着我说。

“你他妈可不是孩子！”向明手指头戳到了二黑胸前。

二黑冷笑着。

“你看这瓜熟透了吗？”向明狠狠一脚把地上一瓣摔坏的西瓜扫到二黑面前。

二黑低头看看，迟疑了一下。

“就拿它讨你兄弟喜欢？”向明挖苦道。

“我就喜欢吃！”我可不会让二黑孤军奋战，我挺着脖子插到他们二人中间，顺手接过二黑手里的一个西瓜。

“一边去！”向明把我拨到一旁。

“干嘛！”二黑上来捅了向明一拳。

“上连部！”向明一把抓住二黑前胸。

我的脸一下吓得面无血色。

“上哪儿也不慊!”二黑一把挣开向明的手，然后拍拍我的肩，“没事，你回去，有我哪!”

“我不回去!”我站到二黑身旁。

“听大哥话!”二黑一瞪眼，“回去!”

晚上，礼堂里召开全连大会。

500 瓦的灯泡在烟雾与嘈杂声中晃来晃去。

“张建设!”大胡子连长铁塔似地站在前边，冲下边喊了一嗓子。

张建设就是二黑的名字。

最令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我的心提到嗓子眼儿。

我身边的二黑腾地一下站了起来。

“你还挺英雄!”连长把手一指，“大伙瞅瞅，明明干的偷摸勾当，他还挺神气，还当没事儿!”

这全是瞎话!我挨着二黑，我感到二黑全身似秋风中的孤枝在簌簌颤抖，我一仰脖，就看到二黑眼中噙满晶亮的泪水……

我恨死向明了!因为那未吃到嘴的西瓜，因为那被狗撕破的裤子，更为了他不讲义气使二黑遭到的莫大耻辱!

早晚得和那小子算这笔帐!

一天，我正坐在房厢头逗弄从老职工家要来的小狗，就见向明手中托着一大块豆腐，和一个外连的女知青说说笑笑从下边开荒队往宿舍这边走来。

“有他妈什么可狂的!”我眼瞅着他俩亲亲热热地消失在被墙角遮没的视野之外。

可我不得不承认他有狂妄的资本——在我们连，女知青少，哪个小子能“拍上个婆子”，也就是交上一个女知青，他就自然在男知青中拔了一份，别人自然在暗中嫉妒他、羡慕他。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房后“扑通”一声。

怎么回事。

我一探身向房后望去，只见向明从屋子后窗跳了出来，正蹲在连队菜地里拔大葱，他的女友伏在后窗上探出身子指指点点……

“好小子，可逮住你了！”我心里悄悄地说，蹑手蹑脚撤回身扭脸就往宿舍跑。

进了屋，我就冲坐在炕中正在打牌、脸上挂着许多纸条的二黑嚷：“我可瞅见向明给他婆子偷大葱了！”

二黑霍地一下掷掉手中的牌，瞪大了眼珠。

“21 连那妞又来了！”坐在炕沿上的小吉又叹又羡地说，“妈的，颠上 200 里地，多大的情分！”

“200 里？”小吉对面的德强惊奇地问。

“当然啦！从 21 连到场部是 60 里，从场部再到咱们这儿是 40 里！”小吉胸有成竹地说，“上回连里派我去 21 连拉草，来去 10 多个小时，回来以后整个成了个灰猴子，浑身骨头架子都像给抖散了，我指着派活的大汪骂了他 3 天！”

“那破路！那破车！”坐在二黑对面破木箱上的耿军摇着头。

“那妞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小吉又啧啧叹道。

“他妈的，谁来看我，叫我干什么都成！”德强一拍桌

子，大声大气地喊起来。

“大哥，你听见没有，咱们逮住他了！”我对那路那车那妞不感兴趣，我讨厌小吉德强耿军话中脉脉的温情味，我只想到那次失败的偷瓜及带来的后果。

二黑一眼不眨地瞅着我，似乎在琢磨着什么，然后两手又拢起了他刚才甩在小桌上的那些牌。

“呆会儿再打吧！”眼瞅二黑又打出一张牌，我心里急得要命。

“算了，算了。”二黑息事宁人地挥挥手。

“你不去我去！”我发现二黑刚才眼中的闪光消失了，我失望地转过身。

“别去！”二黑皱着眉不耐烦地说。

“你忘了他不仗义了！你忘了你在全连会上丢的丑！”我专挑二黑的痛处刺。这一瞬，我真蔑视他——说话不算数，栽了个跟头全丢在脑后！

“哥儿们算了，”小吉拉住我，“都不容易，咱们打牌。”

“干嘛算了！”我甩开小吉，“谁不愿去拉倒，反正我不能饶了他！”说罢我就往屋外跑。

“你给我回来！”二黑怒吼一声，飞身从炕上跳下地，追上我从后边捅了我一拳。

我脚下站不住，一下扑倒在地上。

我立刻翻身坐起来，又气又急地大声对二黑嚷：“你要干嘛！”

二黑没说话，皱着眉看着我。

上次被向明的狗咬了个跟头，这回为报仇又被二黑捅了个跟头，我越想越委屈，不禁号啕大哭起来。

“起来吧!”二黑叹口气，弯下身来扶我。

我大哭着，转来扭去，不看二黑一眼。

“兄弟，借你玩3天。”二黑蹲下来，拍拍我的肩膀。

我睁开泪水模糊的眼睛，看到二黑手里托着他那把宝贵的匕首，亮光闪闪的，我止住了哭嚎……

可我就是不明白，二黑怎么出尔反尔？

姚莉莉自己进了人家门

“为什么没我？”指导员一宣布完基干民兵的名字，我就跳将起来大喊——他妈的，这么多城市和本地青年，谁都册中有名，怎么没有我！其实当不当不吃劲，我还不愿大清早爬出被窝在冷风里跑它两三圈呢！关键是这面子上挂不住。

“你够岁数吗？”副指导员赶紧跑过来，皱着眉头压低嗓子喝斥道。

“干活时可没人说这个！”我斜瞅了他一眼。

“走吧——”二黑拉着我的手，“咱们一块儿出去。”

“凭什么没有我？”我跺着脚大声喊。

“努——”二黑指指前边，“也没她。”

“谁？”我看见有个人影正站起身向外走。

“姚莉莉。”

我又看了看前边那个孤零零的苗条身影……

第三天，在人们中间就传递着姚莉莉和振明“冻结”关系的小道消息……

“振明昨晚上换上衣服，洗了脸抹了油，还把头发沾了水，又去和那姐约会。”与振明住一屋的德强绘声绘色地说道：“我们以为振明又是不到12点不归屋，可谁知这次一会儿振明就回来了，耷拉着脸，低着头，进屋就往炕上一趴……”

“怎么回事？”我性急地推着德强。

“你别急啊！”德强刮了一下我的鼻子，“我们也是左问右问，振明索性把被子盖住头来个不理睬，直到今早上才跟哥儿们说：昨晚上去约会，姚莉莉见面就说，‘我别耽误你，要是都能回城，咱们就好到底，现在，咱们就别见了。’说完扭头就走……”

“狂他妈什么啊！”小吉气愤愤地说，“出身反革命，连个基干民兵都不是……”

这话一下戳到我的痛处，我撇了嘴。

“姚莉莉正经长得可以……”二黑冲小吉挤咕挤咕眼，急忙用话岔开。

“这么说姚莉莉和振明吹了？”一直蹲在旁边冒烟的本地回场知青大汪忽然来了情绪，站起来凑到我们跟前。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嘛！”我不耐烦地说。

“你他妈的又不死心！”二黑哈哈笑着捅了大汪一拳。

全连谁都知道大汪曾经打过姚莉莉的主意，可是振明用自己的成绩轻而易举地粉碎了大汪的美梦。

现在大汪被二黑揭了短，可是他不气不恼，只是嘿嘿地笑了笑。

过了几天，从女生那边又传来了一段笑料。

说的是那天傍晚，大汪换了崭新的一身，跑到女生宿

舍请人捎话给姚莉莉，说有话对她说。

姚莉莉倒是出来了，可不是一个人，还带出两个姐妹，大汪见状就是一愣。

“找我有什么事啊？”姚莉莉笑吟吟地问道。

“咱俩单独……谈……”大汪结结巴巴地说。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姚莉莉眉毛一挑。

大汪讷讷地再说不出话。

“我可吃不惯你们这儿的大碴子！”姚莉莉仰头一笑，撇下傻愣在那儿的大汪，径直和女伴返身回了宿舍。

大碴子就是玉米豆破成的粒儿，农场老职工都爱喝这玩意儿熬成的粥，姚莉莉话里透着耍笑的意思。

“大汪也真是鬼迷心窍……”二黑听完叹息道。

“他也配！”本来因为恋爱变故萎靡不振的振明也来了精神，“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

于是以后我不顾二黑的劝阻，就管大汪叫“蛤蟆”。

大汪哪里知道其中的奥妙，听到我这么叫，就现出一副莫明其妙的神态，旁边人可是连哄带闹大笑一场。

8月初，炎热的夏日里，在知青中间刮起了一阵引起骚动的旋风——城里来农场抽调知青回城当教师。二黑和我这些老初中、新初中不够格，只有干瞧着的份；那帮老高中的可就忙活开了，上团部，找连里，白天扔下了活儿，晚上半宿不归宿舍，总之是各显神通找门路……

9月初，抽调返城的名单就下来了，我们连这帮老高中的，除了姚莉莉，一个不剩全都走了鸿运。

9月10日，我们就站在公路边上，等候送振明他们

上火车站的卡车。

“哎——”振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9月仍然灼热的阳光照得他红光满面。

不知哪时姚莉莉就来到了我们这堆人旁边，脸色惨白白的，我瞅着这个唯一留下与我们做伴的老高中，心里也怪不是滋味……

“这边儿来！”二黑悄悄捅捅我。

我莫名其妙，可还是随着二黑站到一边。

我们看到姚莉莉把一叠东西交给振明，振明脸色刷地变白；我们听到振明诚挚地说“我等着你”，但姚莉莉什么也没说；我们看到姚莉莉眼中涌出如泉的泪水，一扭头，“冬冬”地跑回宿舍……

我们又走到愣愣的振明身边。

“什么呀？”我好奇地指着振明手中的那叠东西。

“我写的……”振明望着姚莉莉跑去的方向，机械地回答。

“她不是早就和你吹了……”我惊奇地说。

二黑轻轻踩了我一脚。

“黑子，”振明拉住二黑的手，“高中的就剩下她一人，一个女的，你们得帮帮她……”

“没的说！”二黑晃着振明的手。

后来，卡车挟着黄土，把振明他们拉走了……

我们自然不会忘记振明临走的重托，可是由于男女不在一块儿干活，除了偶尔在食堂看到姚莉莉孤单单的身影，就很难见到她，又过了几天，就根本看不到她了。

“你去女生宿舍问问。”二黑吩咐我。

我就颠颠往女生宿舍跑。

一问，才知道姚莉莉这几天干脆没在宿舍住。

“这怎么回事？”二黑听我回来一说，大吃一惊。

转眼“十一”就快到了，连里开始流传着一个惊人的新闻：北京知青姚莉莉将要嫁给农场青年大汪。

“这怎么向振明交待啊！”我瞅着二黑着急地说。

“这不可能啊！”二黑琢磨琢磨将信将疑地说。

“十一”上午，我们哥几个插上门，正蹲在地炉边，垂涎欲滴地注视着在锅里翻着的大块狗肉——我们从山下村里用馒头钓来的黑狗，就听屋外有人推了几下门然后就“冬冬”地敲了起来。

“你去瞧瞧！”二黑赶紧用脸盆盖住锅。

我打开门，就见大汪从上到下穿着新崭崭的衣服，满面笑容地站在门外。

我并不让开路，用身体堵着打开的门缝，回头对屋里说：“是大汪——”

“你说我们没起哪！”二黑不耐烦地说。

我正欲关门，二黑忽然站了起来，大声对我说：“让他进来，瞧他撒的是什么尿！”

我让开路。

“哥们儿！”大汪满面春风地进了屋，然后从兜里掏出一盒难得见到的“红牡丹”，给屋里每个人都上了一支烟。

“什么意思？”二黑冷冷地用手挡住大汪划着的火柴。

“今儿我办喜事，”大汪有些羞涩地说，但是按捺不住的喜悦却挂在眉梢，“大伙儿中午到我那儿撮一顿……”

“你和姚莉莉？”我性急地指着大汪问。

大汪高兴地点点头。

“你他妈真能乘人之危！”二黑把手中那棵“红牡丹”捻成一团末末，狠狠甩在大汪脚下。

“你他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把手里的“红牡丹”索性摔到大汪胸前。

大汪脸色陡然一变，变得铁青铁青，嘴唇哆嗦着，两个拳头捏得紧紧的。

屋里的哥儿们见状一下都站了起来，拥在我的身旁。

大汪扫了我们一眼，深深地吁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地说：“不是我强求，是她……”说到此大汪顿了一下，“是她自己找到我家……”大汪不把话说完，扭头就出了屋。

“可能吗？”我拽着二黑的胳膊，“姚莉莉能上杆子找上大汪？”

“吃肉！吃肉！”二黑不理睬我，猛地揭开脸盆，一股喷鼻的肉香弥漫了整个屋子……

耿军一念之差上了东山

团部和我们连要一个人。按照贫下中农的意见是让老职工子弟二明去，可是指导员力举知青耿军去，结果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大礼堂里灯火辉煌，闹哄了半宿，最后还是指导员的意见占了上风……

“指导员跟你够哥儿们呀！”

“你小子可交了好运！”

第二天晚上，耿军一走进我们宿舍，哥儿几个就围上

去七嘴八舌地起哄。

“有什么呀！”耿军一挥手，一屁股坐到炕沿上。

我们先以为耿军是装蒜、摆谱，可看他眉头紧锁的样子，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

“有什么呀！”小吉学着耿军，然后一撇嘴，“至少你不会夏天在大田里挨蚊蝇咬，不会在冬天上山啃冻馒头！”

“你他妈和团部的头一混熟，再进进贡，”德强眉飞色舞地说，“什么调走的机会还不先考虑你！”

“要是我，一拍屁股都不带回头！”我凑到耿军面前大声说。

“去，去！”耿军不耐烦地把我拨到一边。

“你们瞧！”我向屋里的人摊开两只手。

“耿军，”小吉不解地问，“你有什么可犹豫的？”

“一个人去怕什么呀！”德强拍着耿军的肩膀，“哥儿几个一休息就去场部找你去。”

耿军点点头，可是仍然闷闷不乐。

“你是惦着田小平吧？”二黑站起来冷冷地说。

耿军没说话，可脸一红。

妈的，原来是这么回事，他还舍不得离开他的女朋友，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她不值得你费这么大心思！”二黑一边说，一边用炉钩打开炉盖，捅捅炉里未燃着的煤块。

“你什么意思？”耿军抬起头，惊诧地问道。

“她是个骚货！”二黑低着头依然冷冷地说道。

“你混蛋！”耿军霍地跳过来，一把抓住二黑的胸襟，眼中冒着火星冲着二黑嚷。